

社 會 問 題 小 叢 書

(丙輯)

社會罪惡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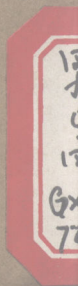
第八種

賭

徒

夢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THE SOCIAL PROBLEM HANDY LIBRARY

The Social Evil Series, No. 8

The Gambler's Life, a Dream

by

S. T. WU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1926

民國十五年八月刊行

賭徒夢 一冊

編輯者 吳旭初

校訂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每冊實價大洋一角

賭徒夢

却說上海灘上有個少年，姓史名慕雄，表示柯台。現年二十五歲。原籍是廣東香山縣。外面的儀表，很是不俗。他父親名鼎芬，字子嘉。在前清做過督撫尚書等官職。祖上又在南洋經商。當前清時，真是一等富貴人家。光復後，他的父親目擊種種變亂，也無意再出山了。在滬西王家渡左近，建了一個很精雅的別墅，以樂餘年。少年的母親，早已去世。兄弟姊妹，一個都沒有。他父親的家教，表面似乎很嚴，況現年已屆古稀，性情又執拗而暴躁，少年又爲他的獨子，一向請一位前清的兩榜先生，在家課讀。這位史老先生，自己雖做個滬上寓公，心裏很不以滬上風俗的奢靡爲然。對於他的獨子，防閑尤嚴。以爲上海的壞地方多，年輕的人一經涉足，就要沾染習氣的。平日不許他兒子輕易出去，交友閱歷都在禁例之中，所以史慕雄雖年過弱冠，外面情形，以及社會上的奇奇怪怪，各種機械變詐之道，依然懵懵懂懂，不甚了了。並且性情過於忠厚，主見一點兒也沒有。有時很像聰明，有時又很糊塗。所以他外表雖是聰明漂亮，實

在是一個抱勿上樹的「劉阿斗」。他的老子對他，概抱「嚴父主義」，輕易不苟言笑。心裏雖很愛他，外面却冷心鐵面，像閻羅王一般。所以史慕雄見了他的老子，真像個小鬼見了閻羅王，一句話也不敢多說。史老先生性情固執，不明白「閱歷」二個字的重要。不曉得人在社會之中生活，閱歷社會中的奇奇怪怪形形色色，實爲我們一生的最大教育。如其在少年時，跟着長輩出來閱歷閱歷，長輩把各方面的原因結果利害關係，隨時隨事，講給少年人聽聽，方不愧爲一個「賢父兄」。若對於子弟們，一味取嚴格主義，使他們糊裏糊塗做「關門皇帝」，當時有長輩撐住場面，果然不覺得有甚麼影響；但是到了長輩撒手西歸的時候，他的子弟非一籌莫展，處處受人家的揶揄欺負，就像小馬脫去了羈勒一般，糊糊塗塗，往各處亂跑。並且到了那時，必有一班酒肉弟兄，狹邪朋友，前來勾引他吃着嫖賭，爲非作歹；一年一年的鬧下去，不至於墮落得不成樣子不止。所以這位史鼎芬教子之道，實在鑄成一個大大的「錯」字。

史慕雄現年雖到了二十五歲，但是還沒有娶妻。一年前，他老子的同鄉老友，有一位姪女，曾經有人介紹過，史慕雄自己也很以爲然。但是那位同鄉老友的脾氣，很是古怪，既不贊成，也不

反對，含糊了一年多，終沒有定奪。原來那位閨秀，姓康，名麗瑛，年方二十一歲。也是粵東籍貫，生得豐肌弱骨，皓齒明眸，丰度既綽約端凝，性情又溫和靜淑，一無輕浮習氣。那年夏天，方在某女校畢業。這位康女士品性體態，都不愧爲大家風範。不過一生的命運，磨折太多，所謂「紅顏薄命」，煞是可憐。老天故作狡滑，不知是什麼意思。此是後話，現在也不必細表。却說康麗瑛女士在呱呱吃奶的時候，父親母親相繼沒了。一向是她的叔父撫養教育，至於長大的。她的叔父，單名一個銓字，表字孝庵，在滬上經商已數十年，手頭約有十餘萬的家私，現年已六十餘歲了。他和史鼎芬是同鄉，少時又曾同硯，所以兩人很是莫逆。孝庵在少年時，梯山航海，飽經風霜，現在有了年紀，精神日覺支撐不住，逐漸把經營的事業，盤給人家，或則託人經理，自己不去顧問了。

一天晚上，史慕雄跟着他老子吃飯。喫完了飯，他的老子忽換了一副和藹的面孔，突然問慕雄道：「兒呀！你老老實實告訴我——像康麗瑛女士那般的人物，你愛她嗎？」慕雄聽了他老子的話，正是不曉得他葫蘆裏賣什麼藥，答應不好，不答應亦不好。過了二三分鐘，沒奈何勉強答

道：『愛她的！但是孝庵先生意思間，好像不以兒爲然。』鼎芬聽了，點點頭，笑道：『你真個愛她嗎？你眼力很是不錯。那麼，你瞧瞧這個簡帖兒吧。』一面說，一面在衣袋內掏出一封信，

遞給慕雄瞧。慕雄連忙接着一看，原來是孝庵給他父親的。上面寫道：

『子嘉老友足下：多日未曾趨候，夢想爲勞。僕邇來老境頽唐，精神益覺不支，且殊畏寒。滬

濱養病，殊覺非宜。擬於明春二三月鶯飛草長之際，返居原籍，以樂餘年。惟思姪女麗瑛年

已待字。與令郎亦曾晤面幾次，談話間頗甚投契。如不以寒素爲嫌，僕願卽日另倩冰上人

造府，面陳一切。倘荷贊同，僕意最好於年內卽成嘉禮，藉了僕向平之願。從此白雲野鶴，任

我逍遙。素蒙垂愛，諒不以唐突見責也。鵠候賜復，祇頌爐安。世小弟某某再拜』

慕雄讀了這一封信，又快樂，又感激，又奇怪，種種感情，併在一起。心中一點念頭也沒有，口中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過了一歇，又想着這個老頭兒煞是古怪。平日我心裏懸懸不定的，就是

恐怕這老頭兒作梗；不知道他倒很願意成就我們的好事！但是他既願意我們兩人成親，何以

常常把冰冷的面孔向人呢？況且父親向來是扳起面孔，和包龍圖一樣的難看，要見他的笑臉，

真如比黃河裏的水清更難。今天何以忽然另換一副面孔呢？一面想着，一面把這簡帖兒交還他父親。鼎芬又帶了笑容道：『這件事，想你聽了很是歡喜的。這封信，我亦覺得是出於意料之外。一月以前，我曾到孝庵家裏去過一次，曾暗暗的把求婚的事提及。聽他的回答，很像有一種不願談起的態度。不料今兒乃有這封信來，並且催促你們年內就要結婚。這位老先生的脾氣，真是古怪極了。雖然，孝庵、明春就要返香山故居了。現在已是十月底，年內爲日無多，我們須要商議一個日子。自己定好了，等明後天大媒來的時候，可以答復他。』慕雄道：『隨父親作主便了。』鼎芬道：『我想耶穌聖誕的一天，大家都歡歡喜喜的。趁此機會，舉行結婚典禮，豈不更是熱鬧嗎？況且也可以表明，你與麗瑛女士的婚姻，乃有「天作之合」的意思在內。你想好不好？』好在新房粉飾布置等事，很是容易的。多雇幾個工人，二十天內，都可以辦齊的。各種事情，你辦得到的，你自己去辦吧，我也怕費一番心計呢。』慕雄隨口答應了幾個『是』，心中覺得好像有一隻小鹿，在那裏撲撲跳跳地跳個不住。父子兩人，又談了一回預備喜事的事宜，各自回房安寢了。

史康二姓婚期定後，過了二天，史鼎芬含笑向慕雄道：『方纔我經過新安公司，就進去定做鑽石嵌珍珠的手鐲一對，做新婦的六禮。不想公司中人說：這幾天上品的鑽石和精圓珠，存貨不多。現在有新的定貨一批，還在路上。如其必需最上等的貨色，非到十二月中旬不可。我想婚期既定在二十五日，這一批東西，必定可以等得及的。所以就在那公司裏定了上品鑽石手鐲一對，價五千元，這是我的第一樁愜意事。』慕雄聽了，也很歡喜。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日子真快，眨眨眼，已經十二月中旬了。有一天是星期五，史鼎芬正和他的兒子慕雄，一同喫午飯，有個少年姓賀名子推的來了。原來賀子推也是一個世家子弟，生得伶俐油滑，見貌辨色，口才心計，很有人及不到的地方。因與史家是老世交，所以幼時常常到史家游玩，史鼎芬很是愛他。他與慕雄年紀又差不多，二人遂成爲總角之交了。不過他家裏有一種遺傳的大毛病，就是喜歡賭錢。子推的祖父和老子，都因爲好賭，把他們祖傳的基業都弄掉了，到了子推的一代，家況更加不堪。子推因史鼎芬愛憐他，常常資助他費用，所以出入史家，幾同自家人一般。史慕雄生來是一個執袴子弟，因爲他父親管束得嚴，所以社會上的惡習氣，

還沒有沾染着。而賀子推當十六七歲時，凡鬥雞、走狗、眠花、宿娼等事，已經有了經驗，年紀愈大，一切下流的舉動，亦愈加精明。生平最歡喜的，是賭錢一道。凡麻雀、撲克、搖灘、牌九、挖花各類，真是件件精，色色會。個中的老前輩，有時也要退避三舍的。平日把總會俱樂部，當做第二家庭。有時勾引慕雄出去玩耍，慕雄每快活得樂不可支。不過他父親治家很嚴，銀錢出入，都未經他的手；所以他雖是富貴人家子弟，錢袋中常空空如也。聽見賀子推講起賭經來，雖是聽得飛眉色舞，未嘗不躍躍欲試，無奈錢袋子不爭氣。子推對朋友們，本是一個只進勿出的括皮，結交慕雄，原想揩些油，沾些光；若要他借錢與人去做賭本，當然是不肯的。所以慕雄雖是歡喜聽人講下流的行逕，賭錢一道，確是沒有嘗過滋味。

當時鼎芬父子就招呼子推同坐吃飯。不一刻，門公送進來一封本埠信，鼎芬拆開，看了一眼，笑向慕雄道：『鑽石手鐲已打好了，新安公司來信，關照就去取用。今天下午，你沒有甚麼事，你走一遭吧。這幾天，我腰腿覺得很是疲乏。今天打算不出去了。』三人吃完了飯，嗽了口。 鼎芬就在旁邊桌子上，寫了一張五千元的支票，交付慕雄收了。又坐了一刻，慕雄和子推同

步而去。

一路走去，二人說說笑笑，很不寂寞。

賀子推常常誇口：這幾天內，自己的賭運亨通，總是贏的

時候多。

又道：『今天我的好運氣又到了。』

這個總會，彷彿是我的金礦。

要他多少，就可以得

到多少。

真是一個「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地方。

慕雄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子推道：

『沒有什麼深意；不過近來總會裏來了一個很肥的賭客，手段很低，而錢袋很重，我勝

他是容易得很。

他每天在這個時候，總到總會裏逛逛；此刻，他差不多將要到了。

所以我此刻

就要去，稍遲，恐怕來不及。

失了這個好機會，很是可惜。

說罷，止了步，想要和慕雄分途而行。

慕雄本來有些口吃，今聽得子推有這個好機會，心裏又是羨慕，又是發極，便期期艾艾的說道：

『你……你……你就要到總總會裏去嗎？』

有一個很肥……肥……肥的賭……」

子推道：『是的！』

近來來了一個很肥的賭客，手段又很低的。」

慕雄道：『他姓名叫什麼？』

子推道：『你問

他做甚？』

他姓孔是天津新來的一個闊少。

這廝外貌雖似很漂亮，實在是一個阿木林，我看他

如同一個小孩子一般。

你喜歡問他底細，莫非是你有同去的意思嗎？』

慕雄答道：『不錯！』

同去走一遭，想來也沒有甚麼妨礙。但是我錢袋裏帶的錢很少，同去也沒有什麼用處。」子推聽了，嗤的冷笑了一聲，便道：「原來你也是一個阿木林！你手裏拿了一張支票，還說沒有錢麼？」慕雄吞吞吐吐的說道：「錯是不錯，但是這張支票，乃是父親命我去買珠手鐲的，怎麼可以動呢？」子推道：「如其你一定要去，何妨先到銀行裏去，把支票換了鈔票。倘使遇着那姓孔的人，一切事都聽我指揮，保你萬不至於失敗。等到贏了錢以後，再去買那手鐲，有何不可呢？」慕雄聽了，拍拍手說道：「好極了！不過你的話靠得住嗎？」子推就扳起面孔，拍着胸膛道：「你不相信我嗎？我可以同你先賭個咒！」慕雄便笑嘻嘻的說道：「那又何必呢？」說着，兩個人依舊並了步去了。

到了明天早晨，某處馬路上，有兩個少年垂頭喪氣，手裏而來，一個面上現灰白色，雙目周圍，都有黑眶。並且舉止言語，都失其常度。顯然是逢着極不得意事，一夜沒有合眼的樣子。其他一個，雖面上亦裝出一種失望樣子；但是眉目之間，隱隱含有得意之色。凡是一個人的態度，別地方都可以喬裝假扮，把他的真相瞞過。獨有一雙眼睛，絲毫不能瞞人的。忠奸邪正，美惡貞

淫以及真意假意，都不知不覺的從他的眼睛表示出來。古人說的：『目動而言肆，懼吾也。』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等話，真是一點兒不錯！那子道上的兩個少年，看官們當然可以猜着是史慕雄與賀子推兩人了。原來昨夜一夜之內，賀子推暗屬他的賭友，使個倒脫靴的手段，把史慕雄的五千塊錢，一五一十的都輸盡了。外面仍用他的貓哭老鼠的面貌來安慰他。當時史慕雄一路走，一路向賀子推說道：『子推兄我將怎樣呢？』子推也把眉頭蹙了一蹙道：『怎樣呢？當初我勸你不必入局，你勿聽。後來輸了，我勸你歇手吧，你仍舊不理。當時好像得了一種神經病，我雖盡力勸你，你一概不理會；現在既弄到這般田地，叫我又有什么法想呢？』慕雄聽了，急得幾乎要哭出來。便嗚嗚咽咽的說道：『這總是我的錯處，因為我開始的時候贏了，便漸漸自負起來，以為贏錢，是很容易的一回事。當時你雖然勸我住手，我又那肯聽呢。到了後來輸了，我心裏又很着急，想把我的本錢撈回來，所以一直不能罷休。我怎麼能知道，把我手裏的東西，竟其送得乾乾淨淨；不算，又欠了這麼許多債呢？』說罷，又抽抽咽咽地哭了一回。賀子推道：『你於這件事的門檻，沒有一些明白，就糊糊塗塗的大來

了，怎麼能不一敗塗地呢？現在事已如此，埋怨自己，埋怨人家，都沒有用處。昨夜欠人的數，有我在，他們也不致就來催逼。至於借我的，我們是累代世交，當然更不必提起了。不過那一副鑽石手鐲，乃是必需之物。況且老伯的脾氣暴跳如雷，人人都知道的。若是被他知道了，那是真正非同小可。」慕雄就接口道：「就爲此事，所以我着急得不得了。地上如有洞，我很願意鑽了進去。不知道你有餘多的錢，能夠暫時借我，濟一濟急嗎？」子推搖了一搖頭道：「我那裏有餘錢呢？我是個窮光蛋，你素來知道的，我又那裏去想法呢？我靠了自己的小本領，隨機應變，稍能掬摸了幾個錢，僅能顧了一身的喫喝。那能有一筆大款子借給你呢？」慕雄聽了他一番決絕的話，不禁又號咷大哭起來，眼淚鼻涕，弄得淋漓滿面。說道：「怎麼樣呢？怎麼樣呢？」賀子推祇是低了頭，不做聲。過了一刻，便開口道：「你勿要哭；哭了，我也沒有主意了。我認得一個老嫗，她是專門販賣鑽石珍珠等類的。若是她有鑽石嵌珍珠的手鐲，或者可以暫時借她的用一用，過一過難關。她很相信我，錢可緩數天給她，也是可以的。我們趕緊些，到她那裏去試一試吧。」說完，兩人就急急地去了。

原來賀子推所認識的販賣珠寶的老嫗，乃是一個作姦犯科的壞東西。住在鮑魚街三弄，街道狹窄而污穢，是一個大盜、小竊、販烟、綁票、鷹集的所在。史賀兩人既到了那裏，用手將門上鏽而垢的鐵環，敲了幾聲。一歇，有一個四五十歲的婦人出來開門。面上雖皺紋布滿，猶滿塗着雪花膏胭脂等品。頭上髮髻，還沒有梳，身上穿件半新不舊華絲葛旗袍。見了賀子推，就滿面春風的問道：『賀先生！長久沒有到這裏來了。怎麼今天大清早，居然光降到這個齷齪地方來？一定有什麼貴幹。請到裏面客堂裏坐着吧。』說着，讓了賀史二人進去。賀子推就同老嫗附耳說了幾句。老嫗點點頭道：『鑽石手鐲，現在恰巧有了一副。東西很好，不過價貴些。前途說，非四千塊錢不願脫手的。』子推道：『四千塊錢，就算四千塊錢是了。你姑且拿出來給我們瞧一瞧。』老嫗上了樓，許久，捧一個紅木匣下來。揭蓋一看，果然光彩奪目，洵是上品。子推道：『這件東西，四千塊錢，確是值的。不過現在我們並沒有現錢。你能相信我們，賒給我們一用，緩幾天就付你錢，好嗎？』又把手指着史慕雄道：『這位是史公館裏的大少爺，你相信他嗎？』老嫗聽了，低頭想了一想道：『那有不相信的道理，況且又是你先生薦來的。我有』

什麼不放心的地方？但是前途立等款子，要做一筆用場。請你們早早付給我。因為我是一個過手財帛司，日子太久了，叫我怎樣去回答前途呢？」子推道：「那是當然的道理，何必再要你來嘮嘮叨叨的說呢？」就代史慕雄寫了一張筆據，叫慕雄簽了字，付給老嫗收了。一面令慕雄拿了匣子，同行而去。路上子推又叮囑慕雄道：「你必須繞道到新安公司去看一看新到的貨色。看後，假作貨色不合，取消定約。恐怕他們再寫信到府上催問，那猪水脬就要被他們戳穿了。」說着，兩人分路而還，不提。

光陰真快，不多幾天，聖誕日的結婚日子已到了。那天史鼎芬起身特別的早，精神亦格外高興。不多時，賀客已來得很多，鼎芬毫無倦容，都一一親自招待。未幾，吉時到了，新郎親迎新婦而至，就舉行結婚典禮了。果然是「天上神仙，人間富貴」的一對璧人，賀客莫不同聲喝采。鼎芬見了，喜得心花怒放，白鬍子內藏的一張大口，也笑得合不攏來。自己心裏想：「從今以後，家庭中可以日見熱鬧，我或者可以過幾天快活的日子了。」忙忙碌碌了一天，也不覺得十分疲勞。到了下午三時以後，賀客都陸續散盡了。史鼎芬踱到內書房裏，喚親隨拿常服出來，把

大禮服換去了。口內啣了一枝雪茄，隨便靠在近牕的一張安樂椅內，一手拿了報紙，正在那裏瀏覽。忽覩一個門公匆匆的走進書房，呈上一張名片，說道：「外邊有二位客，有要事求見。」

鼎芬初以爲也是賀客，眉頭一皺道：「我剛纔舒服些，又有人來糾纏了。」等到看了名片，大書警察署長龔滋德。不覺暗暗奇怪，自言自語道：「呀！警察署長爲什麼到這兒來呢？」就跑出

客廳去會見他，便見署長龔滋德以外，還有一個著名偵探長魏秀清在那裏，鼎芬心裏更加忐忑疑惑起來。就問龔署長道：「署長先生！今天有什麼要事，乃蒙署長自己光臨草舍，且和魏先

生同來，諒必有要事見教。」龔署長冷笑了一聲道：「倘使沒有要事，我們何敢輕易到府上來纏繞。史先生，你姑且坐了再談。這件事情的詳細情形，你老先生，或者還沒有知道，容我們來

細講吧。」鼎芬聽了，把眉頭一皺，鬚鬚一蹙，問道：「呀！我們家裏出了怎樣大不幸的事情呢？」

龔署長就扳起面孔道：「是一件極不幸的案件！」回頭對魏偵探長道：「你就細細的講給他聽吧。」魏偵探長就開口問史鼎芬道：「幾天以前，府上曾買了一副鑽石嵌珍珠的手鐲嗎？」

鼎芬道：「是曾有這件事。現在那副鑽石手鐲戴在我新媳婦的腕上。」魏探長道：「老

先生，你知道鑽石的手鐲的原主人是誰呢？三個月前，福開森路成公館出了一件大竊案：貴重珍寶，失去很多。那副手鐲，也是竊案中的一件東西。」鼎芬聽了，不覺仰天大笑道：「足下的話，全然是無稽之談。我那副鑽石，明明從新安公司購來的，豈有這樣一個大公司，倒肯銷售賊贓嗎？」魏偵探長冷笑道：「這件事的情節，老先生你還沒有知道。但是我們已經調查的清清楚楚，那裏會有錯誤的道理。並且成公館裏的手鐲，背面刻有成太太的名字「夢蘭」二個篆文字。老先生何勿拿來仔細看一看，那麼其中真相，就能夠恍然無疑了。」鼎芬聽了，點一點頭，說道：「有何不可！」說罷，氣忿忿地走了出去。等了一刻鐘的工夫，鼎芬回到客室裏，面色立現灰白色，兩手微微的震動，捧了一副鑽石手鐲，置於會客室的茶几上，一言不發，就在椅子上坐了。魏魏二人，各取一隻手鐲，從裏面端詳了一回。裏面刻的二個篆文，分明是「夢蘭」二字；一絲一毫，沒有錯誤的。魏探長就向史鼎芬笑道：「怎樣？這件東西，確是從鮑魚街某老嫗處得來的。原來這個老嫗，一向專事消售賊贓，窩藏匪類，手頭着實有些積蓄。昨天我們得到確實證據，始去拿了她。搜檢她的箱內，還有令郎親筆寫的字據一紙。說明用四千塊錢，把那